

唐代

桑蚕丝绸

研究

卢华语著

15
85
89

TANGDAI CANSANG SICHOU YANJIU

唐代蚕桑丝绸研究

卢华语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2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蚕桑丝绸研究／卢华语著.-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1

ISBN 7-81039-551-3

I. 唐… II. 卢… III. 蚕桑丝绸-研究-中国-唐代 IV.
TS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4538号

1996.7.25.

中国报道社北京书刊发行部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字数：160千	印数：0 001—1,500册
定价：10.00元	

序

卢华语同志《唐代蚕桑丝绸研究》一书完稿付梓了，她来信约我写一篇小序，我欣然允诺。这本书是卢女士研究唐代蚕桑丝绸成果的结集。记得1992年秋，她作为国内高级访问学者来到厦门大学历史系，我们曾一起讨论这个研究课题。当时她写了几篇文章，并且颇有见解。我们边讨论，她边写作，一年时间，竟成数篇，其中一篇就是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上的《唐代丝绸图案的民族特色》。

卢女士以女性特有的细致，观察唐代丝绸的艺术特色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把丝绸文化写活了，给读者以无比美感和艺术享受，这是经济史著作中不多见的，值得称道。

我们还讨论到必须把蚕桑生产和丝绸生产联系起来研究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无论汉魏，抑或隋唐，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是有限度的，手工业的发展仍然遵循就地取材，即原材料产地和产品产地相一致的原则，并且原料的质量与产品的质量息息相关。所以，本书把蚕桑生产和丝绸纺织业联系起来研究是很正确的，然后按不同历史时期，论述其发展特点，令人信服，给人以启迪。

随着学科交叉日益频繁，“纯历史”著作对读者的吸引力恐难与《唐代蚕桑丝绸研究》这样的著作相比。我个人很欢迎学术著作体裁、内容的多样化，以期一扫刻板风格，应该说这就是党的双百方针的具体化。从这个标准看，卢女士还可以大胆一些，把丝绸文化写得更加生动和充实。

“东风何时至，已绿湖山上。”（邱为诗句）《唐代蚕桑丝绸研究》已给唐史研究增添了诱人的绿色，传来了春天的信息。希望

卢女士有更多、内容更丰富的著作问世。
谨此为序。

郑学模
厦门大学敬贤寓所
1994.12.9

目 录

序言

唐代蚕桑丝绸产地分布特点研究	(1)
一、产地分布辽阔广远	(1)
二、地理布局颇不平衡	(9)
三、形成以面为主的蚕桑丝绸中心	(22)
四、蚕桑丝绸区的分布格局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紧密相关	(30)
唐代蚕桑丝綢业发展研究	(40)
一、唐后期黄河流域的蚕桑丝綢业	(40)
(一)黄河下游的蚕桑丝綢业	(40)
(二)黄河中游的蚕桑丝綢业	(45)
(三)黄河上游的蚕桑丝綢业	(48)
二、唐代四川的蚕桑丝綢业	(51)
三、唐代长江下游蚕桑丝綢业之发展	(63)
(一)唐前期蚕桑丝綢业的发展特点	(63)
(二)唐后期蚕桑丝綢业的发展特点	(67)
四、地方长吏在唐后期南方蚕桑丝綢业发展 中的作用	(76)
五、唐代周边少数民族蚕桑丝綢业的发展特点	(83)
唐代丝绸特色研究	(92)
一、唐代丝绸图案的民族特色	(92)
(一)图案的对称与曲线美	(92)
(二)图案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95)
(三)图案与农本思想	(100)

二、唐代丝绸图案的时代特色	(106)
(一)雍容大度与蓬勃向上	(106)
(二)尚新尚奇	(109)
(三)兼容并蓄	(114)
三、唐代丝绸的地方特色	(119)
(一)绢的地方特色	(120)
(二)绫的地方特色	(124)
(三)锦的地方特色	(135)
唐代丝绸作用研究	(145)
一、丝绸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145)
(一)充当货币职能	(145)
(二)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152)
(三)市场交易中的主要商品	(154)
二、丝绸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158)
(一)充军资和官俸	(158)
(二)充恩赐赏品	(160)
(三)挽救朝廷的物质保证	(162)
三、丝绸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165)
(一)提高、丰富、美化人民生活	(165)
(二)联系人们感情的纽带	(170)
(三)文化艺术的载体	(172)
附录：	
建国以来唐代蚕桑丝绸研究综述	(176)
唐代蚕桑丝绸研究论文索引	(189)
后记	(198)

唐代蚕桑丝绸产地分布特点研究

唐代蚕桑丝绸产地，时贤多有论述；然均着眼于地理布局，而不及其特点，似犹未备，特作进一步探索。研究分布特点，不独有助于发现唐代蚕桑丝绸业发展规律，也有助于看清其在历史进程中所处地位，确有必要。

唐代是我国蚕桑丝绸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和前代比较，其产地的分布，自有鲜明特点。

一、产地分布辽阔广远

唐代蚕桑丝绸产地分布特点之一是辽阔广远。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指总体范围辽阔；第二，指蚕桑丝绸区面积广远。

史载天宝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1]。“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这是长安到安息州（今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的距离，说明此时蚕桑丝绸业的总体范围，西边已越过葱岭，跨出当今国境；就国内而言，也达今新疆和田一带，当时该地居民“工纺织丝绸”即足证此说^[2]。另王昌龄《塞上曲》：“秋风夜渡河，吹却雁门桑”。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西北。又李颀《古塞下曲》写幽州蓟城（今河北蓟县）边“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3]。可见唐代蚕桑业北边直抵长城一线。至于东面、南面，今渤海、黄海沿岸的安东、平、营、蔚、幽、沧、棣、青、淄、莱、登、密、海、泗等州皆赋绵绢；东海、南海沿岸的扬、润、常、苏、杭、越、福、建、泉、广等州皆贡丝织品^[4]，当然都是蚕桑丝绸区，表明蚕桑丝绸业的规模，东、南至海。

《新唐书·地理志》记唐疆域云：“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治辽西故郡城，今辽宁锦州市东北），西至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辖境西至今喀什，西南至和田），南至日南（治西卷，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北至单于府（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新唐书》说唐东境不及汉，是包括了汉之玄菟、乐浪二郡今属朝鲜的部分领土，如果将此不计，则当是“盖南北东略如汉之盛而西过之”。由此清楚看到，开天间蚕桑丝绸业的总体规模和唐最强盛时的疆域大体一致，可见其总体范围之辽阔。

蚕桑丝绸区面积广远，主要表现在蚕桑丝绸区郡县相连，跨州接道，大范围的合成一片。特别是唐代三大蚕桑丝 绸 区^[5]分属之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及长江上游最为突出^[6]。

黄河下游凡51州。史载河北道赋调，“相州，调兼以丝。余州，皆以绢、绵。”河南道“陈、许、汝、颍州，调以絁、绵……余州并以绢及绵”^[7]。这表明黄河下游51州百分之百的产绵、绢，即均为蚕桑丝绸区。

长江下游江南20州，《唐六典》载贡丝织品即达13州^[8]，其不贡者仅温、福、台、明、歙、汀、漳7州，而这7州绝大多数也产蚕桑丝绸。如《唐六典》卷20载太府寺藏有福州之绢；《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间温州贡绵，福州赋绵、绢；长孙佐辅《闻韦驸马使君迁拜台州》诗云：“蚕殷桑柘空，麋实雀鼠稠”^[9]；又《太平寰宇记》载台州土产有绢，则福、温、台3州属蚕桑丝绸区无疑。另明州，《新唐书·地理志》载土贡有吴绫、交梭绫；天宝末，李惟燕为余姚郡（明州）参军，秩满北归，“舟中有吴绫数百匹”^[10]，应为当州所产。又歙州，贞元间有“富州”之誉^[11]，元和时，元锡以宣州刺史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曾决心“使蚕不失时，农无愆候”，并表示“旬岁无补，刑章敢逃”^[12]。另史载漳州漳浦勤自励被逼“于宅后桑林自缢”^[13]。如此，则江南20州，其无蚕桑丝绸记述者，仅汀州而已。至于长江

下游江北8州，则全产蚕桑丝绸。《元和郡县图志》载濠州，开元贡官绳；《通典》载钟离郡（濠州）贡丝布；《新唐书·地理志》载濠州土贡绳、绵、丝布。可见濠州盛产丝织品。又史载唐初扬州大都督府辖区内“农桑次野，化被三吴之俗”^[14]。三吴之吴蚕、吴绵、吴绫，早已蜚声遐迩。扬州大都督府武德九年（629年）置，督扬、和、滁、楚、舒、庐、寿7州，这7州产蚕桑丝绸，亦可从贡赋资料及有关史料得到印证^[15]。《唐六典》卷3载，寿州赋绳、绵，和州贡练，庐州贡交梭；《新唐书·地理志》载扬、滁、寿、庐、濠等州均贡丝织品；《太平寰宇记》载楚州土产有丝、绢；《太平广记》卷343《庐江冯媪》记舒州桑树茂密，足以避风雨。如此，则长江下游28州，除汀州外，其余27州全为蚕桑丝绸区，占全区总州数的96%。

长江上游66州，史载剑南道赋调，“泸州调以葛、纻等布，余州皆用绵绢及纻布”^[16]。这表明剑南道33州，除泸州而外，其余32州均产绵绢。又依《唐六典》卷3，属山南道的梁、洋、均、高、利、壁、巴、蓬、通、阆、果、合、渠、忠等14州，或贡或赋丝织品，亦属蚕桑丝绸区。如此，则长江上游产蚕桑丝绸达46州，占66州的69.6%。

以上三区产蚕桑丝绸的州，黄河下游达该区总州数的100%，长江下游达96%，长江上游居后，也达69.6%，由此清楚看到，蚕桑丝绸业在这些地区跨州连道，全面开展，足见蚕桑丝绸区的面积之广远。

另从某些州的分置及其贡赋情况看，蚕桑丝绸生产在一州范围内面积广远，也很明显。如河北道惠州，永泰元年（765年）以相州之滏阳，洺州之邯郸、武安置。相州开天间贡纱，后期贡纱、绢，可见该州丝绸生产并未因滏阳的分出而受到影响；而新置的惠州亦贡纱，则此纱产自滏阳，应无疑义，表明原相州所属各县均产纱。纱乃高级制品，而其生产已遍及全州，一般蚕桑丝织品，当更普及，是必然之理。河南道宿州，元和四年（809年）

析徐州之符离、蕲县，泗州之虹县置。徐州开天年间赋绵、绢，贡绢、绸、绚，后期贡双丝缕、绢、绵绸，足见徐州丝绸生产不仅未因符离和蕲县之分出受到影响，反而有明显发展；而新置的宿州贡绢，表明原徐州各县均产绢。江南道池州，永泰元年（765年）析宣州之秋浦、青阳，饶州之至德置，《新唐书·地理志》载池州土贡无丝织品，然杜牧称池州为“蚕乡”，缫丝声哑轧不绝^[17]，至少说明，原宣州各县蚕桑丝绸业之普遍。

唐代三大蚕桑丝绸区其产地面积之广阔，从唐人诗文中亦可得到印证。天宝十二载（753年），岑参《送颜平原》诗云：“郊原北连燕，剽劫风未休。鱼盐隘里巷，桑柘盈田畴。”这描写从华北平原中部的德州一直到北边的幽燕一带，尽是桑柘遍野。张说《邺都引》：“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写相州漳河边，桑林像浩瀚的海洋无边无际。李白《赠清漳明府侄聿》：“河堤绕绿水（漳水），桑柘连青云。赵女不冶容，提笼昼成群。缫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清漳县在今河北肥乡县东，唐属洺州。这两首诗形象鲜明地描绘了太行山东麓相州、洺州蚕桑丝绸业之盛。不仅平川、河谷，山地也同样。白居易《朱陈村》写徐州丰县朱陈村，这是“去县百余里”，“山深人俗淳”的乡村，仍是“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18]。而紧临徐州的宋州，更是“无土不殖，桑麦翳野”^[19]。张说在汴州尉氏县看到“桑中雉未飞”。王维则说汴河沿岸“桑榆荫远田”。华北平原西南角的汝州亦是“桑麻接楚田”^[20]。本区东北角安东都护府所属今辽宁辽阳一带则是“青丘绚春组，丹谷耀华桑”^[21]。以上诗文，虽然仅指某些个别地方，但却极有代表性，集中反映了黄河下游蚕桑丝绸区的基本面貌。由此可以清楚看到，在唐代，整个华北平原乃至东北平原的辽河流域，不管是农业发达的腹心地带，还是边远的周边地区，无论河谷、平川还是山地，到处桑柘翳野，普遍养蚕投梭，于此可见本区蚕桑丝绸面积的广远。

长江下游也同样。且不说经济最繁荣的太湖附近各州，时人

有“吴蚕万机”之誉^[22]，李白诗亦称“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杜荀鹤在苏州吴县听到“绫梭隔水鸣”^[23]，就是在江北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庐州、舒州的路旁道边乃至淮河沿岸，也是处处桑林，其枝叶茂密可以避雨^[24]。江南沿海边远的泉州漳浦亦是桑树成林^[25]，其桑林面积小者“桑柘骈阗数亩间”^[26]，大者达数里^[27]。李频写宣州地区更云：“万家闾井俱安寝，千里农桑竟起耕”^[28]，庐州植桑，“环庐映陌，如云翳日”^[29]。这都不是个别地方，而是本区蚕桑业的普遍实情，所以诗人称“家家桑麻满地黑”，“处处倚蚕箔”。桑麻普遍，丝织亦然。李益在楚州盱眙界听到“江村远鸡应，竹里闻缫丝”，前引杜牧称池州为“蚕乡”，写该州“篱落见娉婷，机丝弄哑轧”，李频在宣州泾县听到沿街一片茧缫声^[30]。长江下游全区蚕桑丝绸业的普遍，也说明本区蚕桑丝绸区面积广远。

长江上游蚕桑丝绸区面积就百分比言，与前两区颇有差距，但从绝对数字46州看，规模亦颇可观，比长江下游的27州还多19州。这一矛盾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本区地域本来辽阔，少数州郡尚待开发所致，但从整体来说，本区蚕桑丝绸面积仍可与前两区一比高低，故时人不仅赞“吴蚕万机”，更推“蜀桑万亩”^[31]。成都丝绸业特别发达，桑林茂密自不待言。杜甫寓居成都时，其草堂西边柔桑嫩叶即随手可拈^[32]。除成都外，其余诸州，也多桑榆成林^[33]，桑叶蔼蔼^[34]。这些可说是“蜀桑万亩”的形象描绘，反映本区蚕桑丝绸面积之广远。

如果将唐代主要蚕桑丝绸区的产地分布稍作历史考察，则其区域广远的特点尤为清晰鲜明。北朝时期，北魏曾在北方大力鼓励农桑，要求农民在宜桑之土植桑，这无疑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但从太和八年(484年)所定赋调看，在黄河下游仍有幽、平、安、营4州以及怀州、青州、东徐州、徐州的部分县“皆以麻、布充税”^[35]，这表明那时黄河下游仍有大片地区蚕桑丝绸业尚属空白，或者是仅有而已，不足以充赋税。《隋书·地理志》记各地

风俗物产，于本区之蚕桑丝绸业，也只提及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新国以及北海、齐郡、东莱、高密等12郡，这都表明那时农耕阳信蚕桑丝织业的全面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是在唐立国之后，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到开元天宝间，黄河下游的蚕桑丝绸业才遍地开花，蚕桑面积达到前所未有的辽阔广远。

长江下游蚕桑丝绸业在南朝时期发展较快，但主要在扬州。刘宋时，“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物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36]。当时扬州领丹阳、会稽、吴郡、吴兴、淮南、宣城、东阳、临海、永嘉、新安10郡^[37]，大体相当唐润、越、明、苏、湖、宣、婺、衢、杭、温、台、睦12州之地，不及本区28州的一半。《隋书·地理志》云：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豫章、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17郡，其俗颇同，均“勤耕稼”，“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可以认为，这17郡都是当时蚕桑丝绸区。17郡中，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新安、永嘉、建安、遂安10郡属长江下游，大体相当唐代宣、常、苏、湖、越、明、杭、婺、衢、歙、温、台、括、福、建、泉、汀、漳、睦等19州之地，亦仅占唐28州的67%，而且主要集中在江南，江北无闻。尤需指出的是，《隋书》记江南物产，于丹阳郡（唐润州），仅言“旧京所在，人物本盛”，隋时如何，则避而不及，这显然与陈朝亡国时遭受破坏有关。而唐代则蚕桑丝绸业在江南、江北全面展开，仅此一端，即可谓区域广远，规模空前。

长江上游蜀地蚕桑丝绸业本来发达，汉时即有“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之誉^[38]。《隋书·地理志》记古梁州凡34郡，除临洮一郡外，其余33郡以及荆州的清江、沅陵凡35郡属长江上游，而“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的“蜀之旧域”，其“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者有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州、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巂、梓

河、黔安16郡，占35郡的45.4%，而唐代长江上游蚕桑丝绸区达69.6%，也非隋时所能比拟。

唐王朝国威远扬，其疆域之辽阔在历史上足以使人引为自豪。唐代蚕桑丝绸产地分布的辽阔广远，正与皇唐盛大国势交相辉映，并成为盛唐气象中的一幅绚丽画卷。

[1]《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三载。

[2]《大唐西域记》卷12。

[3]《全唐诗》卷140、132。

[4]《唐六典》卷3、20。

[5]唐史学者普遍认为，唐代蚕桑丝绸可划为三大产区：一是关东区（括河南、河北二道）；二是剑南区（括剑南及山南道之一部分）；三是江南区（括江南及淮南道大部分）。该三区分属于黄河下游、长江上游及长江下游地区。参见《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9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王永兴《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6]本书地区域划，黄河下游指今河南孟津以下，孟津以上至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为中游，其上为上游。长江下游指今江西湖口以下，湖口以上至湖北宜昌为中游，其上为上游。

黄河下游含唐河北、河南两道，大体包括河北道的怀、卫、相、洛、邢、赵、恒、定、易、幽、莫、瀛、深、冀、贝、魏、博、德、沧、棣、妫、檀、营、平、安东等25州及河南道的河南府、汝、郑、汴、蔡、许、颍、陈、亳、宋、曹、滑、濮、郓、济、齐、淄、徐、兗、泗、沂、青、莱、登、密、海等26州，凡51州。

黄河中游含唐关内、河东两道，大体包括关内道的京兆、华、同、岐、邠、陇、泾、宁、坊、鄜、丹、延、庆、盐、原、胜、绥、银等18州，河东道的太原府、潞、泽、晋、绛、蒲、虢、汾、慈、隰、石、沁、仪、岚、忻、代、朔、蔚、云等19州以及河南道的陕州，凡38州。

黄河上游含陇右道的陇右地区和关内道部分州（为叙述方便，将河西地区一并计入），大体包括陇右的秦、渭、成、武、洮、岷、叠、宕、河、兰、鄯、廓和河西的凉、甘、肃、瓜、沙、伊、西、北庭、安西等21州以及关内道的会、灵、夏、丰4州，凡25州。

长江下游含江南、淮南两道部分地区，大体包括江南道的润、常、苏、湖、杭、歙、睦、衢、越、婺、台、温、明、括、建、福、泉、漳、汀、

宣等20州和淮南道的扬、楚、和、滁、濠、寿、庐、舒等8州，凡28州。

长江中游含山南、江南、淮南3道部分州，大体包括山南道的荆、襄、邓、复、郢、随、唐、峡等8州和淮南道的蕲、黄、沔、安、申、光、等6州以及江南道的饶、抚、虔、洪、吉、郴、袁、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澧、朗、辰、锦、施、溪、业、巫等23州，凡37州。

长江上游含剑南道和山南道大部、江南道部分地区，大体包括剑南道益、蜀、彭、汉、绵、剑、梓、遂、普、资、简、陵、邛、眉、雅、嘉、荣、泸、戎、黎、茂、龙、扶、文、当、松、静、柘、翼、悉、维、嘉、姚等33州和山南道的商、归、均、房、金、夔、万、忠、梁、洋、集、通、开、壁、巴、蓬、渠、涪、渝、合、凤、兴、利、阆、果等25州以及江南道的南、思、黔、费、夷、播、漆、珍8州，凡66州。

以上道州名称及领属，均本《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本书凡涉及有关地理范围者，均本此，不再作注。

[7] [8] [16] 《唐六典》卷3。

[9] 《全唐诗》卷469。

[10] 《太平广记》卷105《李惟燕》。

[11] 《全唐文》卷515韩愈《送陆歙州诗序》：“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

[12] 《全唐文》卷693元锡《宣州刺史谢上表》。

[13] [25] 《太平广记》卷428《勤自励》。

[14] 《全唐文》卷249李峤《攀龙碑》。

[15] 《唐六典》卷3载，寿州赋缠、绵，和州贡练，庐州贡交梭；《新唐书·地理志》载，扬、滁、寿、庐、濠等州均贡丝织品；《太平广记》卷343《庐江冯媪》记舒州桑树茂密，足以避风雨；《太平寰宇记》载楚州土产有丝、绢。

[17] 《全唐诗》卷520 杜牧《题池州弄水亭》《池州送孟迟先辈》。

[18] 《全唐诗》卷198、86、169、433。

[19] 《全唐文》卷529顾况《宋州刺史厅壁记》。

[20] 《全唐诗》卷86、126、588 张说《至尉氏》 王维《千塔主人》 李频《送姚郎先辈赴汝州辟》。

[21] 《全唐诗》卷35 许敬宗《奉和春日望海》 按：《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十九年唐军在安市城大破高丽军，曾在驻跸山刻石记功，群臣奉和赋诗甚众。许敬宗诗是其一，说明诗中描述乃今辽阳一带景物。

[22] [31] 罗隐《谗书》卷4。

[23] 《全唐诗》卷172、691 李白《寄东鲁二稚子》 杜荀鹤《送人宰吴县》。

[24] 《太平广记》卷343《冯媪》《蔡彦卿》 《全唐诗》卷

674 郑谷《采桑》。

[26]《全唐诗》卷514 朱庆余《归故园》。

[27]《晋江紫云黄东石乡金魁户长房二家谱》记房守恭“置西洞州桑园七里。”

[28]《全唐诗》卷587 李频《宣州献从叔大夫》。

[29]《全唐文》卷478杨凭《唐庐州刺史本州团练史罗珦德政碑》。

[30]《全唐诗》卷382、618、282、520、588 张籍《促促词》 陆龟蒙《崦里》 李益《莲塘驿》 杜牧《题池州弄水亭》《池州送孟迟先辈》 李频《送许巢归泾县作尉》。

[32]《全唐诗》卷227 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33]《全唐诗》卷548 薛逢《芙蓉溪送前资州裴使君归京宁 拜户部裴侍郎》：“桑柘林枯荞麦干。”

[34]《全唐诗》卷198 岑参《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芃芃麦苗长，蔼蔼桑叶肥。”

[35]《魏书·食货志》。

[36]《宋书》卷54《孔季恭传》“史臣曰”。

[37]《宋书·州郡志》。

[38]《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二、地理布局颇不平衡

分布不平衡，是唐代蚕桑丝绸产地的又一显著特点。为表述方便，现将唐代全国分作 7 区：

1. 黄河下游。大体相当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 5 省市以及河南大部和苏北、皖北地区。

2. 黄河中游。大体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北）、山西以及宁夏、内蒙部分地区。

3. 黄河上游。大体相当今甘肃、新疆、青海 3 省之地。

4. 长江下游。大体相当今江苏、安徽大部和上海、浙江、福建 3 省市以及江西鄱阳湖以东地区。

5. 长江中游。大体相当今湖南全省、湖北、江西大部以及陕西、河南部分地区。

6. 长江上游。大体相当今四川、云南、贵州 3 省及陕西、湖

北部分地区。

7. 岭南地区。大体相当今广东、海南、广西3省。

以上7区，依《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凡315州^[1]，笔者据贡赋资料及其他有关文献考订，其中185州为蚕桑丝绸州，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地 区	州 数	产蚕桑丝绸州数	蚕桑丝绸州在总州数中的百分比
黄河下游	51	51	100%
黄河中游	38	18	46.8%
黄河上游	25	11	52%
长江下游	28	27	96%
长江中游	37	24	64.8%
长江上游	66	46	69.6%
岭南地区	70	8	11.4%
合 计	315	185	58.7%

由表可见，各地区之间蚕桑丝绸州的分布颇有差异，最发达的黄河下游、长江下游，蚕桑丝绸业覆盖或几乎覆盖了全区各州；而最不发达的岭南地区，蚕桑丝绸州仅为11.4%，前者比后者高出若干倍。其余地区，或百分之六十几、五十几、四十几，其分布的不平衡，一目了然。

唐代蚕桑丝绸产地分布的不平衡，不仅仅表现在各地区之间，更主要的还表现在各地区的内部。不仅有产区（产蚕桑丝绸的各州）与非产区（蚕桑丝绸业尚属空白的各州）之分，还有重点产区（贡丝织品的各州）与一般产区（仅赋绵绢或有蚕桑丝绸生产活动的各州）之别。这主要表现在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上游及岭南地区，下面将分别讨论；至于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几乎全部